



人才强军进行时·一线调查

走进火箭军某部，一个强烈的对比，令记者印象深刻。在人才阵容上，他们足够自豪：2名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数位知名专家和国家级中青年人才，每个人都有耀眼的学历经历……

的研究成果，保障和服务着我国的战略威慑能力。前不久，该部承担的某科研任务取得突破性进展。有人问项目负责人颜鹏程：能否凭此成果报奖？颜鹏程连连摆手拒绝。没几天，颜鹏程又打起行囊，一头扎进科研事业攻关中……“服务战场、服务打赢，就是我们的最高奖项。”他说。

以我无名铸就大国长剑威名

■本报记者 康子湛 特约记者 王 秦 通讯员 李德璞 杨祖坤

记者调查

无我 “这里没有‘精致的利己’，只有大写的‘家国’”

硝烟是什么味道？身处和平年代，人们鲜有体验。但对于长期进行武器毁伤效应试验的科研老兵——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吴敏来说，“那是最熟悉的味道”。

“每次试验，我们的战位都在导弹的落区。”若不亲身经历，很难想象吴敏平淡话语背后的惊涛骇浪。

在某型武器试验中，吴敏带领团队执行毁伤效能评估任务，当时他所在的观测点与炸点间距离很远。

谁也没想到，一块钢板碎片在冲击波的作用下，划出了一条绕过山体的抛物线，落在了观测点旁不足10米的位置。看着深深插进土里的碎片，吴敏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来不及感慨，他立即带队驱车赶往炸点采集数据。

那次险情后，有人建议把观测点的距离再放远一些。但为了能在第一时间采集试验数据，吴敏没有采纳。

“距离远了，离精准的试验数据也就远了。”吴敏说。

多年来，该部多次承担某型武器设计定型、试验等大项任务，从崇山峻岭到荒原大漠再到戈壁险滩，科研人员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。由于试验任务的特殊性，与危险相伴是常态。

助理研究员赵智忘不了，那次武器试验，刚刚被轰炸过的建筑物摇摇欲坠。为了获取更加精确的信息，他们戴上钢盔深入内部进行测量。行至半程，一条钢梁直直砸在众人面前。

助理研究员李垦忘不了，一次野外试验场勘测选取，途中遭遇险情。大家都不同程度受了伤，李垦身上多处出现淤血肿胀。沿途荒无人烟无法就医，此时返回大本营，不仅耽搁时间，而且会影响试验项目进度。简单止血包扎后，他们继续赶往现场。

后来，他们在返程路上碰到一个乡村卫生所。老医生一边处理伤口，一边埋怨：“怎么不早点来？”老医生哪里知道，他眼前的这些“当兵的”，个个都是承担着重大科研任务的专家。

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，大家早就习以为常。唯独提起家人，他们才会流露出深深歉意，而家人对他们的经历知之甚少。由于保密，他们对自己做的工作上不告父母、下不告妻儿。这是传承，也是规矩。

结婚多年，某室主任刘勇的爱人早已习惯丈夫的经常性“失联”。她把思念与担忧埋藏在心底——给丈夫收拾衣物时，特别留意是去南方还是北方。若是寒冷，就放上两片暖宝宝，若是干燥，就装上一支润唇膏……

爱人的支持让刘勇很感动，也更加愧疚。一年中，刘勇和战友们有一半的时间远离家人，奔波往返于实验室和任务现场。

“这里没有‘精致的利己’，只有大写的‘家国’。”刘勇说。

无名 “农民种地，也没有在每一粒米上刻下他们的名字”

研究成果投入实践应用的那一刻，副研究员颜鹏程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这一刻，距离颜鹏程投身这项研究课题，已经过去了15年。

颜鹏程清晰记得那一天，他的老师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唐西生提出了一项



科研创新团队默默托举大国长剑直刺苍穹。 李宏杰摄

超越“小我”，成就“大我”

■闫继勳

奉献，是共产党人的重要价值追求和精神特质。

“我将无我、不负人民。”奋进新征程、建功新时代，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“无我”“无名”精神，不断砥砺强国之志，推进强军事业。

当年参与“两弹一星”事业的官兵工作生活条件极其简陋，吃的是砂砾饭，喝的是苦咸水、住的是地窝子、睡的是大通铺。但大家凭着“拼命干、死了算”的精神，用最原始的手段向尖端技术发起了挑战，最终实现从原理探索到独立设计的突破。

新时代官兵必须有一种“读书不为稻粱谋，但开风气不为师”的气度。

格局要宏大，只有把个人发展与民族兴衰、国家安危联系在一起，才能描绘出大写人生；志向要远大，登高望远、虑近谋远，立起瞄准强敌、紧盯前沿、抢占制高点、以当大国科学家、做世界领跑者的雄心，立志拿出“两弹一星”那样的标志性成果；胸襟要博大，抱定“功成不必在我、功成必定有我”的信念，跳出“小天地”，主动融入开源研究、协同创新的“大天地”，超越“小我”积极书写培育新人、扶持后学的“大我”。

新时代官兵必须以更高远的境界看淡名利得失。要保持平常之心，把功利名禄看得更淡一些，追求简朴生活，也很难获评相关奖项。

这些年，颜鹏程昔日的同学战友，捧回了一个又一个科研大奖，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。“凭颜鹏程的科研素养和拼搏精神，换个课题早就拿大奖了。”家人朋友不是没有劝过他，可颜鹏程依旧埋首攻关默默守着这个“无花果”。

其间的苦楚，颜鹏程的老师唐西生院士最清楚。唐院士有时想安慰安慰他，可每次颜鹏程都笑呵呵地工作去了，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。

“你甘愿被埋没一辈子吗？”有人问颜鹏程，他说：“一个人做了工作非要让人家知道吗？农民种地，也没有在每一粒米上刻下他们的名字！”

“我们这里是一个特殊的科研岗位，无名无利，只有奉献。”该部领导告诉记者，在这里，像颜鹏程这样一心科研、不图名利的人并非个例。

正确对待个人得失，有功劳的时候不伸手，有苦劳的时候不计较，有疲劳的时候不抱怨，永葆奉献精神，以奋斗为本分，以奋斗为幸福。

大道至简、实干为要。新时代官兵要当好服务强军的“孺子牛”，以愚公移山的精神，板凳甘坐十年冷，一张蓝图干到底，特别对重大科研成果，要舍得付出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伏坚持，甚至几代人的接力攻坚，无问西东、十年磨剑，默默奉献，才能有所建树；要当好科技创新的“拓荒牛”，紧跟时代大势、科技趋势、战争态势，把握当前人工智能、大数据等技术蓬勃发展的科技战略机遇期，敢于在独创性、颠覆性、引领性技术上求突破；要当好铺路扶梯的“老黄牛”，注重发挥好老院士、老专家的伯乐、人梯作用，弘扬一茬带一茬传帮带的好传统，形成滚雪球壮大的人才培养效应，形成大师领衔、梯次衔接、雁阵齐飞的生动格局，为强军事业的明天蓄势奠基。

各级党委要把导向标尺立得更鲜明，科研资源配置、干部选拔使用、先进典型宣传都要对准创新、瞄准实绩，让吃苦者吃香、实干者实惠、有为者有位。

功。我这点事，又算得了什么。”前不久，郭营牵头负责的某项研究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大家分享收获喜悦之时，郭营主动让出了牵头人的位置，转身向着另一个科研课题展开了“拓荒”。

这两年，不少大学盛情邀请研究员罗永辉担任名誉教授，他总是婉拒。当得知某部队一项研究课题遇到瓶颈时，罗永辉却不辞辛苦，风尘仆仆赶到部队提供技术支持。

事业重如山，名利淡如水。副研究员郭营深耕某研究领域10余年。为了获得相关支持，原本寡言少语的他，踏破了同行专家和上级机关的办公室门框。可他从没为自己的事找过一个领导、敲过一扇门。

采访中，记者了解到，郭营从军这些年从未立过功。每次推荐，他都推辞。提及此事，郭营很淡然：“我的老师唐西生院士，从军以来，他的学生、部属荣立军功的比比皆是，他自己却从未立过

功。我这点事，又算得了什么。”前不久，郭营牵头负责的某项研究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大家分享收获喜悦之时，郭营主动让出了牵头人的位置，转身向着另一个科研课题展开了“拓荒”。

为 有 为 “在为战攻关的路上，一定要留下我坚实的足迹”

某室主任刘勇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年度工作手册，每一页都记得满满当当。看着年度工作手册越来越厚，刘勇

心头的压力越来越大。眼瞅着还有几个月就到年终了，几项重大科研项目“倒计时”推进，每一项都与战斗力休戚相关。

“这几年，我想得最多的，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。”刘勇告诉记者，前不久，他和战友们带着最新成果进行“战场”检验，获得大量一手数据。回来后，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新一轮创新攻关。

翻看刘勇的科研计划表，10多项任务一一在列，分别用不同颜色标注出轻重缓急和进展情况。“这就是我的‘作战地图’。”他说。

透过这份“作战地图”，记者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攀登的身影。“妈妈！你怎么又‘失联’了？”每次听到女儿这样的话，副研究员陶灵总是无言以对。女儿已经上高中了，这么多年，陶灵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。

陶灵的确没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女儿，她的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探索性，“既然是白手起家，就更风雨兼程”。陶灵的工作有“三多”：深入一线部队多、参与演习演练多、参加研讨交流多，经常是“任务一来，说走就走”。前不久，她带领课题组同志，在2个月内分赴多个单位，完成海量数据采集与分析任务。

“我也不想这么忙，可是战场不等人啊。”陶灵说，当前军事科技日新月异，战争形态、制胜机理不断变化，今天“歇歇脚”，明天战场上可能就会受制于人。

近年来，随着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，原有的试验设施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，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试验系统。为早日建成试验平台，助理研究员赵智和团队成员泡在大漠戈壁的试验场，先后进行了百余次修改论证，最终建成了某新型试验研究平台。

一次试验任务中，赵智和战友在某单位待了2个多月。茫茫戈壁滩，漫天风沙，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，沙子打在脸上好似刀割一般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们每天要在戈壁滩上忙10多个小时，收集数据并形成报告。

该所研究人员对待名利云淡风轻，可事关科研的事，他们却锱铢必较。一次，某科研成果进行“靶场”试验，副研究员郭营提出增加某测试项目，当时很多人觉得没必要“自我加码”。郭营态度异常坚决，最终说服了大家，在高压环境下成功实施设备试验。郭营说：“荣誉榜上可以没有我的名字，但在为战攻关的路上，一定要留下我坚实的足迹。”

研为战、研为用、研为胜。近年来，该部专家团队先后百余次深入高原、寒区、热带等一线部队开展攻关，解决了多个事关“打仗急需、战场急用、官兵急用”的难题。

前不久，研究团队再次踏上征程。军车卷起一路尘烟，在戈壁沙海颠簸前行。刘勇靠窗而坐，望着远处的天空和沙海，脑海里涌出传诵千古的诗句：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……

即使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场景，可每次身临其境，刘勇都不禁热血沸腾：在这片土地上，一座又一座科研创新的高峰，正等待着他们攀登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 34号军事室

心头的压力越来越大。眼瞅着还有几个月就到年终了，几项重大科研项目“倒计时”推进，每一项都与战斗力休戚相关。

“这几年，我想得最多的，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成为战斗力生成的倍增器。”刘勇告诉记者，前不久，他和战友们带着最新成果进行“战场”检验，获得大量一手数据。回来后，他们马不停蹄地展开了新一轮创新攻关。

翻看刘勇的科研计划表，10多项任务一一在列，分别用不同颜色标注出轻重缓急和进展情况。“这就是我的‘作战地图’。”他说。

透过这份“作战地图”，记者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攀登的身影。

“妈妈！你怎么又‘失联’了？”每次听到女儿这样的话，副研究员陶灵总是无言以对。女儿已经上高中了，这么多年，陶灵只参加过一次家长会。

陶灵的确没有充足的时间陪伴女儿，她的研究课题具有很强的探索性，“既然是白手起家，就更风雨兼程”。陶灵的工作有“三多”：深入一线部队多、参与演习演练多、参加研讨交流多，经常是“任务一来，说走就走”。前不久，她带领课题组同志，在2个月内分赴多个单位，完成海量数据采集与分析任务。

“我也不想这么忙，可是战场不等人啊。”陶灵说，当前军事科技日新月异，战争形态、制胜机理不断变化，今天“歇歇脚”，明天战场上可能就会受制于人。

近年来，随着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，原有的试验设施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，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试验系统。为早日建成试验平台，助理研究员赵智和团队成员泡在大漠戈壁的试验场，先后进行了百余次修改论证，最终建成了某新型试验研究平台。

一次试验任务中，赵智和战友在某单位待了2个多月。茫茫戈壁滩，漫天风沙，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，沙子打在脸上好似刀割一般。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他们每天要在戈壁滩上忙10多个小时，收集数据并形成报告。

该所研究人员对待名利云淡风轻，可事关科研的事，他们却锱铢必较。

一次，某科研成果进行“靶场”试验，副研究员郭营提出增加某测试项目，当时很多人觉得没必要“自我加码”。郭营态度异常坚决，最终说服了大家，在高压环境下成功实施设备试验。郭营说：“荣誉榜上可以没有我的名字，但在为战攻关的路上，一定要留下我坚实的足迹。”

研为战、研为用、研为胜。近年来，该部专家团队先后百余次深入高原、寒区、热带等一线部队开展攻关，解决了多个事关“打仗急需、战场急用、官兵急用”的难题。

前不久，研究团队再次踏上征程。军车卷起一路尘烟，在戈壁沙海颠簸前行。刘勇靠窗而坐，望着远处的天空和沙海，脑海里涌出传诵千古的诗句：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……

即使经历了无数次这样的场景，可每次身临其境，刘勇都不禁热血沸腾：在这片土地上，一座又一座科研创新的高峰，正等待着他们攀登。
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）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 34号军事室

第1214期

第1214期